

资质通鉴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韓愈傳讀學朝散奉諫議奏知制誥尚書都省兼提舉靈武觀軍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鑒蓋黃髮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八

起晉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孫權圍合肥久不

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

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

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

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

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冬十月荊州地震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潏六叛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

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
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
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
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
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
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
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丞相掾和洽言於曹
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

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相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

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
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
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
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
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
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
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
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
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
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

用眇眇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膈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拓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
廣擲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
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
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
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
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
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
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

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
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
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
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
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
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爲
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初瑜見友於
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
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
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
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

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
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
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
爲漢昌太守屯陸口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
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
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
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
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
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
別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
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
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初蒼梧士燮爲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欽領九真太守
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
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朝
廷遣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
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劉表
遣零陵賴恭代津爲刺史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
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
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

走還令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爲交州刺史士
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威聲
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屬
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
爲丞相副 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
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
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
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
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
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

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不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鞬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

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
角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
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
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
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
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
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
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
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祇有四目
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
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

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楊秋牛犇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

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爲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扶風灋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